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七六〇次会议

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易卜拉欣先生	(马来西亚)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阿布瓦法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新西兰	施瓦尔格夫人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
	乌克兰	维特恩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乌拉圭	努涅斯夫人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66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26910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666）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塔宁先生，他以视频会议形式从普里什蒂纳参加今天的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666，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自秘书长提交上一份报告（S/2016/407）以来科索沃近期重大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并且谈一些看法。

科索沃过去三个月来的局势比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更加稳定。不过，在这种表象之下，安全威胁和政治紧张事态仍然存在。经过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科索沃议会历经数月无秩序对峙之后，有一

个问题引发了新的争议，即批准科索沃与黑山共和国之间领土划界协定的问题。政治争论和指责随之而来，它们往往都远远偏离基本事实。这种情况激怒了公众的情绪，阻碍了议会的运作，并且延误了解决更紧迫问题的的工作。尽管在达成这项协定时得到了国际上的知情支持，但科索沃议会审议批准协定一事却被推迟。毫无疑问，建立共识努力本应该更早一些进行，早在这个问题招致愤怨和党派之争之前就该这样做。不过，政治领导人作出了新的努力，以确保解决所有新增问题。

与此同时，反对党继续从侧面活动，试图制造、利用，并在可能情况下拖长这种假想危机的此一时刻。无论它们最终在加强影响力的另外一极方面会取得什么成功，反对派似乎更加清楚，使用暴力对实现目标来说适得其反。此外，政治暴力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其中包括今年8月发生的3起涉及爆炸物事件，其目标是议会、一名科索沃官员的家以及一个公共广播电台的总部。科索沃当局应继续负责任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从最近与科索沃最高领导人的交谈中得到的印象是，他们认识到，必须把实事求是和务实精神放在他们政治议程上的更重要位置。许多人把目光投向新出现的更广泛趋势上，这些趋势提供了机会，以便抓住机遇，并且扫除旧的障碍，由此取得更快进展。

在我访问科索沃各地城镇和社区期间，地方领导人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在贾科维察市，市长表示伴随权力而来的有责任，而不仅仅是特权。在北米特罗维察市，主要关切问题是获得就业机会、可靠的公共服务以及人们对治理机构的信心。在奥比利奇市，附近过时能源设施产生的影响威胁公共健康和安全，并且削弱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增长，而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发言权。在Vushtrri/Vučitrn，我了解到，当地不同社区能够携手共创共同的未来，而包容各方的治理是这项工作的必备要素之一。我听到人们改善关系和加强各族群之间信任的愿望。在所有这一切背后，显而易见的是，在地方一级，人们主要关心的是经

济、教育和保健问题以及法治和打击腐败，而非族裔间政治。最近，普里兹伦地区的一个年轻人找到我，告诉我腐败是对他这一代人和科索沃所有人民来说最大的问题，我在许多场合听到过这种说法。

在前南斯拉夫各地，冲突后出生的一代现已达到投票年龄，许多人现在正从大学毕业。除了制造分裂的冲突后言论外，许多年轻人对公共生活知之甚少。要实现稳定与繁荣，冲突后这代人作为现代欧洲居民和世界公民，需要有更明确的方向和更好的机会。缺少有发展潜力的贸易和职业、公共腐败以及极度经济不平等，所有这些给社区造成的分裂远远大于族裔和宗教民族主义。因此，自下而上出现了促进和解的动力，但在我看来，领导人也必须自上而下加强这种势头。一些领导人已明确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从其它社会各界也听到了这个信息，人们认识到，要有意义地向前走，把过去抛在背后是关键所在。

我昨天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在我与最高领导人的对话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强调区域合作，在努力克服对信任和进展的障碍时，也更好地认识到其它方面的立场。就普里什蒂纳而言，他们还明确强调指出，由欧洲联盟牵头的对话必须取得成功。武契奇总理特别向我强调，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需要的是更加严肃和更持久的承诺，并且努力加强对话，不仅领导人和谈判人员应该这样做，欧洲联盟以及国际社会中我们所有人也应该这样做。

由欧洲联盟牵头的高级别对话仍是通向和解道路上的基石。正是该区域融入欧洲联盟的愿景继续构成改革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在治理、法治以及人权等至关重要领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领域继续取得进展，包括启动了米特罗维察主桥修缮工作，电信问题上的分歧也已缩小。关于其他协议，特别是塞族占多数的科索沃市镇协会/共同体协议，显然需要进一步着重落实。延误执行，自然会导致观察员和参与者对进程本身产生猜测。双方的领导作用至少与务实和承诺同样重要，这不仅是为

了重振该进程，也是可能深化和推动该进程向前发展。

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人数甚少，许多人返回后再度离开。现在科索沃境内仍约有16 000名流离失所者，另有许多人在境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流离失所者已在异乡建立了新生活。然而，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和有尊严的返回是一项基本权利，我认为，各方、包括国际社会应该重新关注该问题。

为了实现返回，需要与返回者和接收社区进行建设性沟通，同时要作出相应的政治承诺，但更重要的是承诺提供资源。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现有约9 400名流离失所者登记愿意返回。为此，需要有明确和现实的承诺，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作出努力，确保建立适当的条件。

科索沃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包括宗教、语言、艺术和社会多样性。科索沃制度有全面的立法保护语言使用、结社和宗教自由。全面实施和落实这些有力的立法框架仍然是一项必要目标。

过去三个月没有发生大规模族裔间骚乱，或针对文化遗址的重大攻击事件。然而，恐吓弱势群体、特别是恐吓非多数族群的事件增多。对待这方面数据始终必须特别谨慎，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可供的数据显示，科索沃平均每月记录发生约25起可能出于族裔动机的犯罪事件。所有族群都受到影响，犯罪的主要动机往往并不是政治性质的。但需要强调的是，恐吓的受害者与未经恐吓者的看问题的视角肯定不同。各方当局以及我们一方都需要更敏感地认识到这一重要事实。

关于和解，我谨赞扬萨奇总统富有勇气的举措。7月21日，他前往一个科索沃塞族平民纪念碑，向敌对行动结束后不久在村内被杀害的斯塔罗格拉德斯村14名科索沃塞族平民表示悼念。数天后，他前往纪念Goraždevac村科索沃塞族人的另一个纪念碑，2003年，该村一些少年在河里游泳时被害，此

案至今未破。这些访问也提醒我们，所有领导人都负有庄严责任，应该进一步努力帮助解决失踪人员问题，这些案件发生于冲突时期。

冲突结束十七年后，仍有1 600多人下落不明，影响涉及所有族群。不应忽视失踪问题，使之淡出政治议程。但只有各方、包括我们特派团持续不断地作出重大承诺，才能找到失踪人员，查明他们的下落。

暴力极端主义现象正在迅速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挑战。我们知道科索沃境内存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和组织者。地方当局已经采取诸多有力措施以减轻这种威胁，但参与过最近国外战争的人员的存在，使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警惕。科索沃当局已采取严厉执法措施，对付主张暴力以及为志愿战斗人员提供便利的人员。正如当局承认的那样，只有同时促进发展，有效地化解科索沃境内极端主义的具体社会经济动因，这些措施才能行之有效。国际社会也可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协调有序的援助，包括联合国援助。

最近几天，我们大大加强了与科索沃领导人的建设性接触，这已经反映在包括与萨奇总统、穆斯塔法总理和霍扎伊外长的实质性会晤。我与贝尔格莱德领导人的建设性接触，包括本周与尼科利奇总统、武契奇总理和达契奇外长的讨论，对维持我们在区域互动框架内的客观平衡的作用和充分实现特派团任务，仍至关重要。

最后，我谨强调，过去几个月，我们彻底审查了特派团活动，并制定了一项重点突出的设想，不仅将重新调整和优化特派团工作，而且将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协作，创造出一种气氛，使特派团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实效来参与解决现有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如全球性暴力极端主义问题和发展制定可行的和解框架。总之，我们将以更合适时宜的方式履行安全理事会赋予我们的目标。

我感谢安理会继续支持科索沃特派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达契奇先生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谨表示，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介绍秘书长的报告（S/2016/666），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成功指导安理会8月份工作，并向安理会全体成员致意。

安全理事会成员处理构成安全威胁的各种问题，努力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他们的主要任务，即维护国际和平。在此过程中，他们经常遇到其根源可回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问题。当然，安理会成员不熟悉、也不可能完全了解需要他们解决的每一个问题的所有细节，特别是细小的细节及相关事实。因此，来到安理会的国家就更加有义务要据实叙述，只提出经过核实的事实。塞尔维亚代表始终尽力以建设性方式在安理会发言，希望有助于和解进程和地区稳定，以及在布鲁塞尔进行的对话。然而，普里什蒂纳代表继续在安理会上散布大量谎言和不实之词，近来甚至从事赤裸裸的宣传。

在5月16日关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的安理会会议（见S/PV.7693）上，除其他胡编乱造之言外，我们还听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阿族人的游戏权被剥夺，阿族青年因踢足球而遭塞尔维亚警察殴打和逮捕的指控。不知情的听者或许以为，所描述的是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的情景。他可能会想象的下一画面或许是在体育场上公开处决运动员。

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塞尔维亚最受人欢迎的体育运动是足球。当然，塞尔维亚南部省份最广为人知的俱乐部是普里什蒂纳足球俱乐部，其黄金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该俱乐部参加南斯拉夫联邦甲级联赛。普里什蒂纳俱乐部有史以来最好的运动员是Fadil Vokrri，所谓的“科索沃足球协会”现任主席。就是这同一位Fadil Vokrri，在普里什蒂纳踢完1986年赛季后决定，不加入其他

俱乐部，而是加入贝尔格莱德的Partizan俱乐部。不是地拉那的Partizani俱乐部，而是贝尔格莱德的Partizan俱乐部，他在那里踢了整整三年的球。顺便提一句，当时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掌权。在那段时间，Fadil Vokrri为南斯拉夫赢得了12座奖杯。他在与阿尔巴尼亚的Flamurtari队比赛时踢进一球，被选为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现在还表示，仍支持贝尔格莱德的Partizan队。除了Vokrri以外，还有其他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球员为Partizan效力，其中一些球员是该俱乐部的传奇人物。

一个据称仅仅因为是该国少数族裔成员就遭到虐待、殴打和歧视的球员，却为国家队和该国首都的一家主要俱乐部踢球多年，这听起来是否可信？我想，考虑到在上一次安理会会议上听到的东西，安理会一些成员听到这样的事实真相会感到吃惊，甚至是大吃一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吃惊了。我预计，几分钟后我将听到新的不实之词、新的谎言、新的大肆宣传。

普里什蒂纳所有代表总是重复的口头禅之一就是，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掌权之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人是忠诚和善良的南斯拉夫公民。这一论点只不过是又一次毫无历史依据的捏造，在整个国际社会进行这样的宣传是为了赢得对过去100年来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实施的有系统的分离主义和清洗的支持。

显然，有系统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大行其道，多年来一直是Prizren联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石。Prizren联盟创建于1878年，其唯一目标就是把阿族人聚居的所有巴尔干领土统一为一个国家，不仅质疑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而且还质疑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希腊以及这一地区其它国家的领土完整。正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科索沃核查团前团长威廉·沃克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一些个人、国家和国际组织令人遗憾地在这方面起了作用。轰炸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决定是根据他仓促拼凑起来的关于

Radek的评估作出的。17年之后的今天，威廉·沃克被视为阿尔巴尼亚荣誉公民，科索沃英雄，普里什蒂纳授予他多枚勋章。威廉·沃克是公开反对设立专家法院以审判科索沃解放军所犯罪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建立科索沃解放军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支 持。他最近在阿尔巴尼亚电视台最主要的频道上说，他支持大阿尔巴尼亚主张，也就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统一。

希塔库女士大概会再次谈论灭绝种族罪和族裔清洗。然而，这不过是她惯常在安理会会议上进行的肆意宣传。我要事先警告安理会，你们将听到宣传和谎言。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及族裔清洗的基本定义就是消灭和驱逐一个族群。塞尔维亚代表无数次正式表明，每一桩罪行都应受到惩罚。然而，历史却没有记录这样一桩灭绝种族罪：罪行发生后，被指控实施灭绝种族罪的人数比以前减少了十倍，而据称遭受灭绝种族罪行的人数却与以前相比大幅增长。

我要安理会记住，塞族人在427个地区中的311个遭到驱逐。这实际上是对塞族人的族裔清洗。统计数字读起来令人不安和痛苦。我给出的数据不是来源于塞尔维亚，而是取自米洛舍维奇之前的铁托时期的1981年人口普查，以及2011年普里什蒂纳当局在科索沃进行的人口普查。

安理会知道，普里什蒂纳是普里什蒂纳当局所在地和科索沃的最大城市。1981年，仅35年前，有43 875名塞族人生活在普里什蒂纳，而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现在只剩下430名塞族人——仅有430人。因此，35年前有43 875人，而现在的人数是430。如果人们会计数和处理数字，那就是以前人数的百分之一。1981年，有140 043名阿族人生活在那座城市，而在2011年，阿族人数增加到194 953人。在这里能证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针对阿族人的灭绝种族罪或族裔清洗？

1981年，乌罗舍瓦茨有18 285名塞族人；2011年，请仔细听，只剩下32人，是六百分之一。1981

年，17 791名塞族人和黑山族人生活在佩奇，2011年，仅有332名塞族人生活在那里。佩奇镇是建于13世纪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所在地。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佩奇教区也位于佩奇镇。1981年，有1 898名塞族人生活在贾科维察；现在仅有17名塞族人生活在那里。在波杜耶沃，当时有2 242名塞族人，现在那里还有12人，差不多是两百分之一。我出生的城镇——普里兹伦是14世纪塞尔维亚王位所在地。1981年，那里有11 651名塞族人；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11年仅剩27人。请记住，后一个数字取自联合国文件公布的联合国统计数据。现在那里只有27人，是四百分之一。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这一真相、这些统计数字及事实面前，任何评论似乎都是空洞的。但我们会让普里什蒂纳代表进行宣传，无疑她会这样做。但是，我希望安理会认识到，我展示的是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真实情况。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发生所有这些事件和数世纪的问题之后，今天的情况是种族清洗塞族人的事确实发生。我们并没有与过去100年或200年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我们只是比较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当时有超过40 000名塞族人居住在普里什蒂纳。

现在让我谈谈秘书长的报告（S/2016/666）。目前这份和未来每一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报告都应结合这种广泛的历史状况来加以审视。它证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的复杂性，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的本源。

我们面前的报告与以前几份报告略有不同，其中增加了新的章节——例如，关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关系正常化以及关于伙伴关系和合作等部分。在关于关系正常化的部分，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强调。它似乎缩小到成为一个行政单位；它只在报告第18段和第19段轻描淡写地带过。众所周知，协会/共同体至今尚未建立。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设法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的原因是要找到一个系统

和体制化的办法来保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社区，因为至今没有个适当的机构体制能有效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就是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它随后也得到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的确认。与其这项协定尽快得到落实成为中心议题，设立协会/共同体的问题已成为政治讹诈的手段。毕竟美国拜登副总统在他最近访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时也指出，必须迅速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作为促进趋于稳定和和解的一个条件。

我必须指出，这份报告没有提及居住在伊巴尔河以南的塞族和其他社区的状况。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大多数塞族人都居住在这里。我提及这种情况，因为我要强调，并非所有问题都只发生在伊巴尔河以北，并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姑且不论人权问题，伊巴尔河以南的塞族人和其他社区特别是Goranci的成员遭遇的问题加深了他们受到孤立、忽视和无助的感觉。报告中提到的科索沃当局就回返问题编写的概念文件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普里什蒂纳在严肃对待此事。不过，以往的经验使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在各种具体问题中，该省北部四个城镇缺乏可信的人口调查数字就可作为不为回返问题通过预算的理由或借口。不过，以下事实无法掩盖真相，那就是普里什蒂纳出于政治动机编造的人口调查数字。由于一些理由，这个数字无法被接受。这样的人口调查数字肯本无法用来改善塞族人的状况。归根结底，只要有诚意，没有人口调查数字也能改善他们的状况。此外，将法治和人权两个部分置于一个标题下也掩盖了少数族裔社区成员的人权问题。

仅知道回返的人数极少并不足够；需要具体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这种状况令人如此担忧。让我提出其中一些理由，包括回返的管理、机构和法律方面的阻碍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无法在当地安全融入塞尔维亚中部地区——这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后的选择。回返的问题无法脱离保

护和实现塞族人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财产权的问题。

令人难堪的事实是至今只有1.9%的人大约4 000人已经可持续地回返。繁琐地编造与袭击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有关的部分统计数字等同于对它们的文化给予差别待遇——基于族裔和宗教理由加以迫害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无数亵渎、破坏和攻击塞族文化和宗教场所的事件以及散布虚假谎言，例如妄称有一个万人坑在普里什蒂纳“基督救世主”教会边上，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这些编造的谎言至今已被散布了几年之久。普里什蒂纳法医研究所主任在6月14日说，有一名目击证人指称1999年6月12日和13日曾经进行挖掘，因此有理由相信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人遗体曾经埋在那里。

在贝尔格莱德的要求下，今年7月13-14日和27日曾在两处进行挖掘。在挖掘时，有科索沃代表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官员以及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代表在场。目前已经确定，该处没有遗骸，也没有万人坑。散布谣言的目的主要是想得到普里什蒂纳城里“基督救世主”教会会所的土地，并同时污蔑塞尔维亚东正教。只要记得：教会从未建造完成；普里什蒂纳当局将其变为公厕和供衣着暴露的歌手拍摄音乐视频短片的舞台，这正说明普里什蒂纳对塞尔维亚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态度。

至今已经回返的人指出，所有参与工作的人都没有落实回返进程。我们大家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为流离失所者创造能够作出回返选择或本地融入社会的条件；这不是口头的保证，而应采取实际行动。不过，有关回返的各项基本条件，例如人身和财产安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必须得到满足。在这方面，我赞赏报告中要求各方领导人再次注意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和可持续回返问题。

包括这份报告在内的所有秘书长报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提到发生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事件都出于族裔的动机。报告只在一小段句子

中指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86起影响少数民族裔成员的事件；据报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科索沃塞族人。此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一句话。警察、检察人员和司法局的反应都没有列入。简单地说，对塞族人的所有袭击和犯罪都无情对待，降为统计数字。这种做法的最严重后果是包括国际社会在内大家逐渐接受不必追究对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犯下的罪行，包括谋杀的罪行。普里什蒂纳禁止塞尔维亚语的教科书进口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这正显示普里什蒂纳预备否认塞族人的权利到何种程度。这种做法以前也偶尔存在，但没收所有塞尔维亚语的书本从今年6月初开始变为常态，因此，预备6月15日至7月1日在Gračanica举办的圣维杜斯日书展被迫取消。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状况一直不稳定。由于政治和宗教各走极端，政治气氛的激进化和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都加剧了局势不稳。我们面前的报告提及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战斗人员。关于人员多少的问题，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人占参加该恐怖主义团体打战人数的最大比例。无需再说这种状况导致的不安后果。

为了区域稳定和更好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关系，塞尔维亚共和国将继续促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我们将继续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政策，负责任地解决关系正常化方面的问题并全面落实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超越了领土完整和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它是一个临界点，能够决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之间的长期关系，而整个区域的稳定和经济繁荣都取决于它。不管另一方时常不积极采取行动，但我们将继续为两国人民努力加强双方关系、建立信任和促进欧洲价值观和前景。我们不希望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局势对塞尔维亚和本地区的稳定和进步构成潜在威胁。我们将本着诚意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十分清楚任重道远，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往往缺乏一个对话者向我们表达一种愿景：建立一个繁荣和政治上放眼未来的地区。

因此，我吁请尚未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顶住其中许多国家受到的压力，坚持不予承认，以此表明它们一贯遵守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最高权威，包括维护塞尔维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1244（1999）号决议。铭记国际社会的支持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的成功至关重要，这种对话是和平解决世界上一些争端的少数成功例子之一。尚未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改变立场，将对对话各方继续秉持建设性态度和执行迄今达成的协议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有机会完全根据国际法进行对话和达成协议，而不是采取单方面行动和不尊重国际法律秩序的准则。我要重申，国际法具有普遍性，它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样，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具有普遍性，它殃及所有国家。塞尔维亚自1998-1999年以来的遭遇可能降临到世界任何其它国家头上。

与此同时，我呼吁利用其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要求违反其各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的国家不要这样做。我要再说一遍：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1244（1999）号决议规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联合国特派团临时行政当局管理。该决议仍是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行政当局的有效法律基础。只有通过一项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才能改变它，但迄今尚未通过这样一项决议。我借此机会也吁请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以极其重要的事实为依据重新考虑其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奇塔库女士发言。

奇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对我而言，能够来到这里代表我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始终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这不仅是一种荣幸，而且也令人百感交集。因为有时当我们缄默无言，当我们的最基本人权遭到塞尔维亚军事和准军事部队最残酷的侵犯时，安理会全体成员就仗义执言。他们替我们说话并成为我们的希望。他们恢复了我们对人类的信

念。他们恢复了我们的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人无论大小强弱，如果你为正义事业而奋斗，你就永远不会孤立无援。

自1993年以来，本机关通过了七项与科索沃有关的决议——呼吁实现和平和结束战争的决议。为此，我们将永远心存感激。另外还发表了数十项主席声明，包括2005年10月24日主席声明S/PRST/2005/51。安理会在其中呼吁启动确定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政治进程。

为尊重科索沃人民的意愿，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调解下，科索沃获得最终地位。科索沃是一个自由、独立及享有主权的国家。然而，应塞尔维亚的请求，国际法院明确裁定，科索沃宣布独立与其权利相符，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第1244（1999）号决议或宪法框架。如今，科索沃是个年轻的共和国。它当然面临种种挑战，但并非那种要求我们每三个月就召开会议并占用安理会宝贵时间的挑战。大量需要利用安理会的时间来处理更加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我国一度是个难民国，如今已不再是难民国。但是，当今世界的难民多达2 000万，人数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冲突地区有数百万妇女遭受性暴力，就像我国妇女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的遭遇一样。目前有儿童急需食品、医药及帐篷，如同我国儿童曾经有此需要一样。我们每年为维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支出的数百万元可得到更好的使用。为证明我的观点，我要引述秘书长报告的内容：

“一名科索沃塞族人和一名科索沃阿族人为停车位发生争斗。”（S/2016/666，第12段）

说真的，要是每当纽约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有人为停车位而争斗时，安理会就决定举行一次会议，它就根本没有时间讨论其他任何事情。

该报告的另一个例子是：

“东正教圣约翰修道院的资金被盗。”(同上,第27段)

实际上,被盗的是小费。科索沃特派团报告中详述的事件大多属于此类性质,与族裔间暴力毫不相干。这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天堂。科索沃如今仍不是我们梦寐以求和为之奋斗的科索沃。我们仍需做更多工作来加强法治,并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就像在任何年轻国家一样。

我们虽与国际伙伴一道在这方面做了巨大工作,但认识到仍有更多工作要做。我国公民,不论其种族、宗教或政治背景如何,应得到同等的繁荣机会。我们应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因为他们每天越来越使我们有理由为他们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及牺牲感到自豪。我们不必远观,就可从我国人民非同寻常的经历中受到激励。我们以来自Krusha村的Fahrije Hoti的经历为例。1999年3月,她的丈夫连同241位平民被塞尔维亚军队屠杀。在这个小村庄里,一夜之间139名妇女成了寡妇,500名儿童失去了父亲。

但是,由于有Fahrije和其他像她那样的妇女,Kruša不再仅以其悲惨过去而闻名。战争后,她们返回家园,发现房屋已成一片废墟。但是,她们没有绝望,她们没有因为仇恨和报复而迷失自我。她们重建家园并开始在农场里工作。她们开办起小生意和店铺,几乎没有得到来自机构的支助。因为Kruša有Fahrije和其他寡妇,现在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升起了炊烟,村庄有了生机。尽管Fahrije有悲惨的过去,虽然从未有人向她道歉,但她却谈到了宽恕:

“我永远不能忘记曾发生的事情。但宽恕别人符合人性。一个人如果不宽恕别人,就活不下去,因为这种负担太沉重,令人难以承受。”

Fahrije还在等丈夫的遗体。他现在仍被列为失踪。

科索沃已准备好向前迈进,但塞尔维亚需要准备好松手。塞尔维亚需要反思过去并从中汲取教训。我们科索沃人不希望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任何过

去遗留下来的负担。上个月,科索沃总统哈希姆·萨奇走访了两座纪念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被杀的塞族平民的纪念碑,以示缅怀。他们中有两人是儿童。尽管我们未能了解这两起事件的真相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我们将永不宽恕任何人的暴力行为,我们将继续要求伸张正义。我要指出,这两起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由科索沃特派团管理的时期。我们还将继续为战争期间在科索沃被塞族军队和准军事部队杀害的1 262名儿童伸张正义。尽管有清楚的证据显示施害者为何人,但其中大多数人从未没有接受审判。

科索沃不遗余力地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为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我们必须问,塞尔维亚在干什么?他们想要树立一座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雕像。塞尔维亚想要给武科瓦尔、斯雷布雷尼察和科索沃的受害者传达什么信息?这是塞尔维亚看待和解的方法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犯恢复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塞尔维亚在给自己的民众传达什么信息?毕竟,米洛舍维奇及其政权也要为失去生命的塞族人负责。

正如塞族官员披露的那样,1998年,有6名青少年在佩奇被杀害,这就是所谓的“熊猫酒吧”案件。当时,科索沃解放军受到指责。但正如塞族官员两年前所说的,塞族准军事部队是这起可怕事件的肇事者,这才是事实真相。但不管塞尔维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将不允许塞尔维亚把我们拖入关于仇恨和有罪不罚的讨论。我们将向前迈进,而且我希望塞尔维亚加入我们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一旅程。毕竟,我们是邻居。我们致力于在布鲁塞尔进行的对话,但我们也认为,这一进程需要变得更有活力,尤其要更注重结果。对话是重要的,但执行和诚意是根本。

我谨代表科索沃共和国政府重申,按照我们的《宪法》,我们将执行在布鲁塞尔达成的每一项协议。但塞尔维亚继续资助科索沃各地的平行机构并设法在科索沃北部建设殖民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困难,这不仅违反我们的《宪法》,而且也违

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目前的局势有些自相矛盾。塞尔维亚参加布鲁塞尔对话，以便同科索沃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与此同时却继续干涉我们的内政，支持其在科索沃的平行结构的行动，这违反了2013年4月19日达成的《布鲁塞尔协定》。

一方面部分执行《布鲁塞尔协定》，另一方面又维持平行结构，这种两面手法使塞尔维亚既能向欧洲联盟报告协定执行情况的进展，同时又继续维持对科索沃的干涉。在某些方面，执行协定变成了塞尔维亚进行干涉和实施平行政策的伪装。从表面上看，似乎协定正得以执行，但实际上，情况仍自相矛盾，远非我们在布鲁塞尔商定的那样。

科索沃各机构通过行动来显示其承诺。自2013年以来，北方以塞族人口为主体的市镇收到了1 000万欧元的额外资金，这笔钱来自为提高其公民生活质量并使北方市镇融入科索沃而设立的特别基金。过去三年，仅欧洲联盟就在科索沃这一地区的不同项目投资超过5 400万欧元。我们不会就此止步。我们将竭尽全力通过行动证明，无论族裔或宗教为何，所有科索沃公民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不用担惊受怕地生活。

科索沃将继续是打击恐怖主义国家联盟的积极成员。最近在尼斯的街道、土耳其、阿富汗和许多其他地方发生的悲惨事件提醒我们，我们正在打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我们对失去生命的所有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但是，请允许我向安理会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打击这一罪恶现象，因为它试图注入恐惧，并且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科索沃是一个多宗教和多文化社会。在科索沃，许多城市的清真寺、天主教堂和东正教堂都紧紧相邻。我们历来和平相处。今天，科索沃是一个世俗化的共和国。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祷告、无论他们信奉的是上帝、自然还是进化论，只要是守法的公民，他们就将在和平中生活。

我们珍视这些价值观，我们将奋力捍卫这些价值观。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采取了非常认真的措

施，打击外国战斗人员和激进化现象。科索沃是欧洲最早通过适当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立法和战略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已经取缔了19个助长激进化资金来源可疑的非政府组织。科索沃警察已对199人启动了调查，并已逮捕了102人。对70人提出指控，已有34人被定罪。

今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约有50名科索沃人。但是，由于我们的执法机制采取了措施，过去12个月没有任何一个科索沃人加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我要引述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话，他在最近访问我们这个地区期间，不仅赞扬科索沃采取行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而且明确指出：“科索沃是一个榜样。”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里南承认我们独立、我们加入了《使徒公约》，并且加入了国际展览局，成为其第170个成员，因此，我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此外，科索沃与其它三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扩大并加强了我们与自由世界的联系。

尽管总体上科索沃国内的政争仍然激烈，尽管各政党在一些非常敏感和重要的问题上表示异议，包括与黑山之间的边境划界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党都一致谴责暴力，特别是过去几周发生在议会大楼、一个公共广播公司和一处私人住宅中的三次袭击。警察及其它科索沃和国际执法机制都在努力把犯罪人绳之以法。暴力在我们这个新的共和国没有容身之地。我们每天都在设法与我们自己和与我们的邻国进行对话。这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尽管天空有时或许看起来灰暗，但我知道，科索沃有希望。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每天都在给我们树立耀眼的榜样。科索沃一名少年Doruntina Sylejmani赢得国际数学奥运会的奖牌。在艰难和激烈的竞争中，Doruntina与来自全球各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竞赛，并且赢得了比赛。虽然她来自一个仍需做大量工作来提高教育质量的國家，但她获胜了，这激励了成千上万科索沃儿童致力于科学。

还有我们的金色荣耀——玛琳达·开尔门蒂，她为我们赢得了首枚奥运会奖牌。玛琳达收到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为其它国家效力的提议，而科索沃当时仍在争取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她拒绝了这些提议，等待代表自己国家的机会。她给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政府公职人员上了一课：并非所有事物都待价而沽，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她成了人民英雄，也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她的故事正在全球各地播出。

像Fahrije、Doruntina和玛琳达这样的女性是科索沃新的英雄。她们超越极限，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加美好。她们教会我们：没有失败的借口，如果我们认真努力，全心投入，没有任何梦想会太大，也没有任何希望会太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参加今天的会议，并且赞同他的意见和看法。

我们也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通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活动。塔宁先生的发言证实，科索沃省的局势远未实现正常。在许多方面，趋势当然是走向恶化。自然，与通常情况一样，奇塔库女士的话毫无客观性可言。

科索沃省的局势仍然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科索沃塞族的安全状况仍然恶劣。其结果是，他们不断遭到科索沃人袭击，包括使用自制燃烧弹的袭击。6月底，在纪念科索沃战役的活动发生了类似袭击事件，这场战役对塞族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游客和朝圣者，还有记者和有勇气返回家园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都经常遇到攻击他们的表现和举动。科索沃当局几乎完全无视这些情况。

科索沃境内塞族宗教和历史文化设施和遗址的命运令人感到关切。把保护它们的责任从相关国际存在手中移交给科索沃警察没有解决这些地点的安保和安全问题。必须作出更强有力的保障，包括法律保障，应当把这些地点纳入普里什蒂纳的义务清单。

在普里什蒂纳未建造完成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方面，相关情况继续存在，这座教堂本可以成为宗教容忍的象征。科索沃当局非但不迅速解决这个长期问题，反而为了寻找被隐藏和埋葬的遭塞族人迫害的阿族人遗骸，在教堂附近启动挖掘工作。顺便说一句，和我们预期的一样，没有挖出任何一具遗骸。在此期间，这座未完工的教堂多次遭蓄意破坏者的亵渎。

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目前处于冻结之中。科索沃当局公然表示，他们不愿意执行规定在科索沃建立一个塞族人市镇共同体的关键协定。普里什蒂纳企图有所采取的消极做法辩解，为此提出了自己无关紧要的境内状况，其中多数是经济状况。那些状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而最终受这种站不住脚、令人怀疑的言论操纵的是普通民众，他们继续遭受普里什蒂纳各种机构的种种歧视。

举例而言，我谨回顾在几个讲塞尔维亚语的城市启动的行动，其目的是以科索沃身份证替换塞尔维亚身份证。不愿更换的人在获得需要出示身份证明的服务以及通过行政边界和界线时都遇到了麻烦。这类行动并不是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内容，而代表着科索沃当局采取的一种危险的“即兴做法”。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在科索沃进行的关于所谓与黑山领土划界协定的讨论的方向。支持统一包括位于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和黑山境内所有阿尔巴尼亚土地和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呼声越来越高。根据普里什蒂纳和地拉那高层政治人士的说法，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全面合并后将会形成

这种伪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核心。我们敦促克制这类言论，因为它们会在科索沃乃至整个区域进一步激化族裔对峙。

最近普里什蒂纳多次声称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工具。我们认为此类言论不可接受，并将其视为对科索沃特派团乃至整个联合国的攻击。我们注意到，尽管布鲁塞尔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看起来很友好，但科索沃人试图尽可能拖延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任务期限的展延过程。相关法律直到上一个任务期限结束三天后才获批准。尽管欧盟驻科法治团在科索沃的职能已大为缩减，但普里什蒂纳仍然竭力要剥夺该实体剩余的行政权力并将其转给科索沃当局。此类行径只会引起关切，尤其是鉴于当前正在对科索沃解放军的严重犯罪行为进行起诉。

关于为此设立的特别国际法庭，其最初的工作一直毫无理由地拖延，使潜在涉嫌者和被告有时间查出证人并使其消声。我们期待新机构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果断有效地运作，追究所有犯罪者的责任而不论其政治地位有多高。

我们要再次提请注意，由于执法机构和整个安全系统很薄弱，该省成了欧洲中心的一个灰色地带，不仅被有组织犯罪分子，而且也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当作避风港和中转地。这一切也为极端主义团体把该省各地用来作为作战人员招募和训练场所提供便利。科索沃境内前去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作战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位居欧洲国家前三名。即便为消除此种情况采取了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明显不够。

我们也希望提醒安理会注意以下情况。在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对普里什蒂纳进行访问的框架内，我们的同事曾通过驻该省的联合国特派团要求安排与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的指挥官接触，以交换关于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意见。驻科部队指挥部先是说这样的会晤需要得到欧安组织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授权，但最终却没能抽出时间与俄方会

面。我们对于驻科部队领导人避而不与俄罗斯就科索沃问题进行对话深感遗憾。我们想强调，北约部队是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而驻留该省，而且依照联合国核定的任务授权运作。对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不予理会，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还要求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把此事包括进他的季度报告中。

最后，我们要强调，鉴于内部政治和安全局势不稳定、族裔间冲突持续不断、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陷入僵局而且当事双方之间所达成协议在执行方面存在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该省保持联合国强有力的存在，并为其运作提供充足经费。安理会定期审查科索沃局势也非常重要。第1244（1999）号决议依然完全有效，而且仍然是解决该省局势的国际法律依据，必须加以遵循。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别代表塔宁所作的通报。我也欢迎希塔库大使和达契奇副总理再次来到安理会。

首先，我要祝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代表，祝贺两国在最近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期间取得的成功。运动员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获得了数枚金牌，而且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也让他们的国家和地区感到非常骄傲。正如希塔库大使所说的那样，里约奥运会对科索沃来说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这是运动员们第一次在科索沃国旗下参加奥运会竞技。柔道运动员玛琳达·开尔门蒂为科索沃赢得了首枚奥运奖牌，而且是那个项目的金牌。这显示科索沃不仅是国际体育场上真正的竞争者，而且也正逐渐且不可逆转地融入国际社会。科索沃是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一员，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都应欢迎他们取得的进展。

我之所以先说这一点，是因为我想把科索沃的这一积极、使人看到希望的画面同每三个月我们经常安理会听到的负面评价作一个对比。在会议厅里，我们经常听到有多少人在普里什蒂纳街道上抗议的消息，但我们也应听到成千上万人上街庆祝

玛琳达凯旋的消息——他们挤满街道，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本报告周期已采取措施，以帮助把握这个未来。

首先，我们欢迎在专门分庭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正视过去是建设一个能造福科索沃全体人民的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目前已经任命法庭书记官长，并且很快将任命首席检察官。

第二，我们欢迎反对派重返议会。这是重要的一步，但同时必须持续致力于开展对话，而不能重又诉诸催泪弹和示威等手段。

第三，我们欢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缩编，同时我们也欢迎把越来越多的维持法治职责移交科索沃。必须确保适当开展过渡期的工作，同时要通过集中监测、指导和提供咨询来持续加强科索沃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

当然，各种挑战依然存在。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对话已陷入僵局。有必要为对话注入新的活力，以便让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惠及所有人。我希望双方都能从米特罗维察目前正在进行的实际意义上的“架设桥梁”工作中看到一些希望。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但我们仍需看清全局。本周，安理会讨论了阿勒颇的恐怖局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发射一枚导弹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在安理厅这里就一个没有必要列在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辩论。

希塔库大使已经举了为一个停车位而发生争斗的例子。那种争斗显然不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这样的奇怪事例还不止一个。出租车司机和平抗议或砸石块真的值得向安理会报告吗？联合国十分尊重科索沃特派团和特别代表，但在报告中包含这些区区小事反而分散了人们对科索沃特派团所报告的重要事实的注意力。因此，联合国再次呼吁减少此类会议和报告的数量。这样做不仅能

够帮助科索沃特派团提供更有实质内容的报告，安理会也可把注意力放在其它更紧迫的问题上。

正如我过去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安理会的讨论还停留在一个科索沃的独立、主权及其自身存在仍旧遭到质疑的早已过去的时代。我们只需要看看奥运会，就知道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反过来，普通科索沃人现在把玛琳达·开尔门蒂视作开启一个黄金时代的象征。让我们大家帮助科索沃抓住这个未来，而不是在纽约这里把它拖回到过去。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中方欢迎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并发言。中方认真听取了齐塔库女士的发言。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和谈判就科索沃问题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妥善解决方案。

中方赞赏塞尔维亚政府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作的积极努力。希望双方继续高级别政治对话，寻求科索沃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努力维护巴尔干及整个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前，科索沃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也面临一些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有关各方应切实保护科索沃各族裔的合法权利，促进各民族和解，坚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避免诉诸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升级的行动。

中方赞赏联科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履行安理会授权。希望联科团、欧盟法治团和驻科国际部队等国际存在加强协调，为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作全面通报。我也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来到安全理事会。

我首先也要从里约奥运会谈起。科索沃运动员玛琳达·开尔门蒂在女子52公斤级柔道比赛中获得了金牌，在日本，这也是最鼓舞人的一幕，不仅仅因为开尔门蒂在半决赛击败了日本选手，日本选手则获得铜牌，还因为所有日本民众都因为她在逆境之下取得的成就而感动。我们所有人衷心祝贺她获得金牌。我认为，这枚金牌在科索沃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上创造了历史，开尔门蒂女士获胜向科索沃人民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希望讯息。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最近报告（S/2016/666）给我的印象是，科索沃在应对机构建设挑战方面还没有资格获得奖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据称发生了数十起安全事件。我们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方面看到的进展不如预期。与过去秘书长的报告一样，这份报告告诉我们，政治紧张继续存在。

我们都十分清楚，与防止局势演变成冲突相比，冲突爆发后为解决冲突而须作出的努力要多得多。科索沃在冲突后各项工作中表现优异，被视作效仿的榜样和先例。我指的是总体上。在冲突结束之后，社会和社区遭到很大破坏——暴力仍然普遍，犯罪率高，社会正义得不到保证，腐败现象到处存在，公共服务难以获取而且很匮乏，境内流离失所者无法返回家园。尽管政治领导人告诉人们，他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民主、善治、法治、人权以及安全和安保，但是，人们不信任政府。解决办法是什么？

在今年7月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建设和平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上（见S/PV.7750），我国外相岸田文雄先生鼓励我们侧重于机构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信息也适用于科索沃。例如，为了消除暴力和恐怖，必须培训社区警务力量。要加强法治和人权，促进法律机构、法院及其它司法部门的能力建设就

至关重要。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述，我们看到，科索沃当局在反恐领域作出了努力。

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为机构建设提供资金和使之持续下去的问题。我们知道，科索沃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冲突的遗留影响。但是，我要强调指出，科索沃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科索沃有自然资源。科索沃有煤矿和锌矿，锌似乎是最有前景的出口行业。农业很丰产。农业不仅为大约40%的人口提供工作，而且通过土豆种植，仍是一个主要创收来源。科索沃的马铃薯质量非常好。科索沃已经开始向欧洲出口水果，包括浆果。有人可能不知道，科索沃的葡萄酒不错。1990年代，科索沃葡萄酒产业当然经历了灾难性衰退，现在正在恢复。

机构建设也很重要。这方面措施，如税务、税收改革、福利的公平分配等，对诸如科索沃这样的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税收工作有效，可确保预算的可持续性，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解决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简而言之，建立强劲的职能机构是科索沃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所在。

秘书长的报告第47段指出，科索沃特派团

“向科索沃的执法和司法实体提供了业务援助。”

我认为，此类援助至关重要。我鼓励科索沃特派团进一步努力援助科索沃当局建设机构，希望科索沃能在机构建设方面赢得金牌，实现自力。

最后，我谨表示我对科索沃人民寄予厚望，他们有能力、有办法，定能战胜这一挑战，塑造自己的未来。

维特仁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并再次保证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也感谢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最近报告（S/2016/666）的结论和意见，以及今天有关科索沃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发展的情况通报。

乌克兰欢迎据报科索沃的政治条件有所改善，

“各方面的抗议、挑衅行为和破坏性对策大幅减少”（S/2016/666，第3段）。

同时，我们遗憾，通过欧洲联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进程达成的协定在实际执行方面没有如预期取得显著进展。乌克兰积极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欧盟）的主持下进行政治对话。

我们认为，除在布鲁塞尔进程内合作外没有其它选择。我们希望，执行科索沃与欧洲联盟之间的“稳定与结盟协定”能够成为进一步稳定局势，促进和改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间会谈气氛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呼吁双方不仅恢复接触，而且展示新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以达成妥协，使科索沃和整个地区牢固地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

我们也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搁置现有分歧，集中精力解决执行能源和电信协议、开通米特罗维察大桥和建立塞族城市联盟等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可进一步推动建设性对话。乌克兰认为，现在正是加倍努力实现2013年4月19日和2015年8月25日协议条款的时机。

乌克兰坚持认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应该是各方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正如安理会所知，乌克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外来侵略，我国现有18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据此，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总方针，即愿意返回原籍地的人的权利应该得到满足。我们认为，这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持久和解的一个重要前提。

还应特别注意继续攻击非多数族群文化和宗教遗产的问题，这种攻击可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乌克兰相信，解决这些问题可进一步促进科索沃的政治稳定。

乌克兰坚决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在科索沃作业的其他国际特派团开展的重要工作，促进科索沃和解、过渡司法和人权，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将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两年。欧盟理事会6月决定对于推进国际机制的有效运作，促进政治稳定与族群和解来说，至关重要。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提交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666）。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今天会议。我们同样欢迎芙罗拉·希塔库大使。

秘书长的报告强调了积极的事态进展。我们仍然感到鼓舞的是，科索沃总体安全局势保持稳定，政治条件有所改善，某些方面的抗议、挑衅行为和破坏性对策模式大幅减少。

我们强调联合国通过科索沃特派团发挥根本作用，促进安全、稳定、人权和机构建设，并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合作，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沟通。

当地的一些敏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政治紧张继续影响科索沃机构的正常运作。与黑山缔结边界划界协定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主导目前科索沃政治辩论。同样，近一年前签订的建立科索沃北部塞族城市联盟/共同体的协定继续面对反对派拒绝的挑战，执行工作停滞不前。

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肯定科索沃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努力已经取得积极成果，而且自2015年9月以来没有科索沃公民加入参与中东各地冲突的报告。我们也欢迎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工作组达成协议，以加强信息交流，增加特别信息交流会。我们

仍然相信，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政治领导人能够履行承诺，执行通过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达成的协议。我们希望双方真诚对话，注重结果，促进所有巴尔干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最后，我们强调，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是在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框架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对话和谈判全面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适用法律框架。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希塔库大使回到安理会出席本次季度通报。

首先，我在发言之前稍占一点时间祝贺他们的国家的运动员在里约热内卢的出色体育表现。我谨欢迎科索沃回到国际体育界——科索沃第一次在自己的国旗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我们得知，摘取一枚柔道金牌。我们相信，这是多年的训练和实践带来那个凯旋时刻。我们也向玛琳达致敬，她令她的国家自豪。

作为安理会，我们也花费了多年的努力，审查科索沃的局势。多年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帮助科索沃发展多民族的民主体制，维护法制并尊重人权。显然，科索沃特派团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它的任务，应当予以巩固。我们都每周接到实地报来的简报，我请安理会也注意科索沃特派团的简报。诚然有一些出色的政治报道，但是特派团在做什么？它余下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余下的任务需要125名联合国职员和其他资源来完成吗？至于季度通报，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手边都有紧迫得多的事物。我们敦促安理会同伴会员们慎重考虑将科索沃特派团汇报/通报期从三个月调整到六个月。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应看作是对科索沃缺少支持。其实恰恰相反。美国确认支持科索沃朝着成为一个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繁荣而和平的多民族民主

国家的道路迈进。我们相信，当科索沃成功，整个地区就成功。一个民主、稳定和独立的科索沃是一个区域稳定力量。

同样，我们欢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通过欧洲联盟促进的对话谈判争取关系正常化。我们继续欢迎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促进对话，赞扬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领导人为谈判的进展做出必要的困难决定。

所幸，终于开始了恢复米特罗维察Austerlitz桥的工作。这将移除太长时间以来，非但没有把人民联系起来，反而延长和加深了分裂的障碍。我们要感谢北约和北约科索沃特派团在大桥恢复期间给予的安全支持，以及为确保科索沃稳固和安全环境继续开展重要工作。

我们不无失望地注意到，正常化的进展步骤在过去一年放慢。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领导人重振对话进程，包括迅速达成妥协，并充分执行武契奇总理和穆斯塔法总理于2015年8月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的执行已经拖延太久，我们呼吁双方领导人维护他们的政治承诺，并且不拖延地推进对话。拜登副总统最近访问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那里他注意到两国在全面正常化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在贝尔格莱德，拜登副总统欢迎塞尔维亚朝着实现加入欧洲联盟目标取得的进展，以及为此所做的艰难的改革。我们鼓励武契奇总理和尼科利奇总统坚持这个路线，继续开展有待完成的重要工作。塞尔维亚的未来繁荣在于欧洲，而且有赖于一个透明和公正的社会。

在普里什蒂纳，拜登一家受到科索沃政府的礼遇。政府将一条道路以已故的博·拜登命名，他2001年于司法部在科索沃任职，协助建立司法解决办法和法制。拜登副总统指出，自从他2009年上一次访问以来，科索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正如副总统所说，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科索沃的领导人为了国家的前途而不得不出做出非常艰难的决策。科索沃的领导人需要继续同他们的邻国一起努

力。关于塞尔维亚，我已经谈到，必须充分执行对话协议。而且关于黑山，科索沃必须批准它们共同边界的划界协定，这样科索沃可以在其欧洲道路上继续前进。

同时，科索沃继续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需要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步骤，出台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我们鼓励取得更多的进展，来改善治理、打击腐败、提高透明度并加强法制。我们欢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任务展期，这将有助于在那里加固司法和打击腐败。这些领域的进步将有助于吸引国外投资，因而促进科索沃的发展。

由于美国和科索沃的国际伙伴们与政府合作，推进民主和经济发展，所以令人关切的是，科索沃有人企图使用暴力和误导来挫败该国的进步。某些政治党派最近在议会堂恢复使用催泪瓦斯和对公共广播机构实行残暴的攻击，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不容的。此种行径违背民主价值，威胁国家福祉及全体人民。我们赞扬科索沃总统萨奇为推进和解而亲自做出的努力。在斯塔洛戈拉科献花圈，纪念2003年被出于族裔动机的罪犯杀害的儿童，是有益于国家的勇敢步骤。

我们也欢迎和鼓励科索沃为解决严重的外国战斗人员问题而开展的重要工作，因为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全体的威胁，也必须集体应对。这凸显必须对安全挑战采取负责任、包容的方法，将包括科索沃的整个地区充分纳入正在努力增进我们各国人民安全的重要国际机构。这必须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那里我们可以就那些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使我们走到一起。如果阻止科索沃为了确保其安全和它的邻国的安全而做出最充分的贡献，那除了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外，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

最后，随着我们为大会年度高级别会议做准备，我们注意到科索沃在争取承认、并有一天成为

联合国成员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赞赏苏里南最近承认科索沃。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承认科索沃，并且随着该国人民争取其作为联合国正式成员的合法席位，欢迎他们加入国际社会。这有利于科索沃、有利于国际组织，也有利于国际社会。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

Núñez夫人（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们也谨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并感谢他的发言。我们也认真地听取了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首先，如我们在以前的发言中指出，乌拉圭认为，第1244（1999）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国际上接受的法律基础，这包括充分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則。

我们听到特别代表塔宁刚才提到，也如同秘书长的最近报告（S/2016/666）所示，科索沃的政治条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对此感到鼓舞。但安全方面仍然面临严重挑战，出现了紧张、袭击和其他令人震惊的事件，包括袭击少数民族人员的事件，其中许多是科索沃塞族人，我谨强调这一点。乌拉圭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我们坚决反对使用暴力，鼓励所有寻找办法促进和平与包容性对话，以推进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努力。

我们对切实执行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在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进程范围内达成的协议缺乏重大进展表示失望。我们敦促各方加紧对话，以便达成妥协，沿着稳定和发展方向推进。

乌拉圭极其重视充分尊重人权。我们认为，在科索沃问题上，努力解决近期冲突中失踪的人员问题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工作组举行了一次有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同意增加有关具体案情的信息交流。我们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可为失踪

者家属带来安慰，医治过去的创伤，而且是正义之举，是促进和解的重要步伐。

我国还对境内流离失所问题表示关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估计，截止2016年6月底，科索沃境内共有境内流离失所者16 714人。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科索沃当局已经核准了一项关于流离失所者问题管理和持久解决的概念文件。文件指出，需要建立法律基础，以确保对当局的问责制，界定协助便利家庭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安全、可持续的条件下返回的体制机制。

秘书长报告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该地区向欧洲移民的现象。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突出人权的区域合作是根本。

最后我谨重申，乌拉圭高度珍视科索沃特派团发挥的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作用。我们也肯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重要作用。此外，我们谨强调驻地联合国机构的实质性贡献。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大使的通报，并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共和国大使法罗拉·奇塔库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欣见，尽管仍有残余紧张局势，但科索沃政治形势有所改善，示威和暴力行为明显减少，已在没有任何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完成立法选举。此外，我们欢迎新总统和新总理重申对在欧洲联盟主持下发起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承诺，以及致力于全面实施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包括建立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市镇联合体/共同体。

虽然我们对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上次会议以来缺乏进展感到遗憾，但塞内加尔鼓励双方保持改善政治局势的势头。我鼓励科索沃各政治行动体努力维护平和气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里什蒂纳和

贝尔格莱德之间对话的质量。我国代表团也鼓励双方在欧洲联盟的主持下继续加紧尽可能高级别的对话，并敦促有影响力的伙伴国家发挥影响力，促进会谈。此外，我国代表团欢迎根据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相关协议，在将塞尔维亚司法系统法官、检察官和支助人员纳入科索沃司法系统方面取得进展。

我国满意的理由还包括，欧洲联盟委员会积极评价科索沃满足推进其签证自由化申请的要求，导致委员会建议取消对科索沃人的欧洲签证要求，但有一项谅解，即到建议通过之日，科索沃已经批准与黑山的领土划界协定，并加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方面记录。最后，我国代表团欢迎科索沃政府努力促进法治，和打算建立各部和相关机构间部际协调小组。

根据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把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2018年6月14日看来是适当的，无疑有助于巩固法治和人权领域已取得的成就。此外，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促进和解、过渡司法和人权，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方面的活动。

除鼓励继续对话外，塞内加尔谨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努力平息局势，推动在科索沃北部执行2015年8月25日各项协议，大步走向发展。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欧洲联盟-联合国联合方案，通过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建设族群间信任。据此，我们主张加强信息交流合作，以解决失踪人员问题。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再次向特别代表塔宁表示敬意，感谢他对科索沃特派团的开明领导。我们也欢迎驻科索沃部队、欧盟驻科法治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当然还有欧洲联盟的积极贡献，所有参与者均明确致力于科索沃的和平与进步。

Aboulwafa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的全面通报。我们还要重申，埃及完全支持他所作的努

力。我还要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及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埃及想要重申，必须在双方族群领导人关于执行其达成的协议的绝对承诺基础上，再接再厉。还必须以双方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框架内所表明的善意和相互尊重原则，以及以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议、尤其是第1244（1999）号决议为基础，通过对话和认真谈判，不遗余力地使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所有未决问题得到和平、彻底的解决。只有在该区域创造出有利环境，并在欧洲联盟主持下重启政治对话，才能实现这一成果。

我们还强调，必须在2015年8月协议、包括其所有条款的执行方面取得进展，必须把握住实现持久解决的机会，这将为该区域全体人民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及繁荣打开大门。我们还欢迎与荷兰签订的关于设立专门分庭调查战争罪的总部协议在几个月前获得批准。我们希望，这将为科索沃的法治、公正和全面和解奠定基础。我们应当提供一切必要支持，确保该分庭工作进行顺利，我们希望看到其尽快设立办公地点并履行职能。

我们还要强调科索沃当局所作的以下努力：自愿遣返流离失所者、保护宗教和文化遗产、努力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解与非歧视、保护少数群体权利，当然还有加强法治。我们还必须为当局提供支持，应对移民及极端主义和暴力蔓延构成的挑战。我们支持当局为打击极端主义宣布的五年战略。我们希望，最近的总统选举将成为内部政治进程走向成功的起点。

我们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特别代表的努力。我们还要强调，必须加强特派团、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协调，以全面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各项规定。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还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

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的发言，并欢迎法罗拉·希塔库女士出席会议。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严格遵守国际法——不干涉内政及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倡导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方面，我国认为第1244（1999）号决议依然是适用的国际法律基础，以便为了和平成功实现政治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呼吁确保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还重申，我们支持执行2013年4月19日签署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在此背景下，在科索沃，联合国的支助而尤其是通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提供的支助，依然至关重要，以便促进安全、稳定和对人权的尊重。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为这项工作作了补充。我们再次表示，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驻科索沃部队和欧盟驻科法治团都应以各自任务规定为基础，继续在直接对话中发挥积极、均衡、中立和补充作用，以期促进以持久和相互接受的方法解决科索沃问题。

我国认为，必须维持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省地方当局之间的对话和谈判，使各方能够就该问题达成一个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该进程仍未取得重要进展，因此我们鼓励所有各方加强为扭转这一局面所作的努力。尤其重要的是，除其他方面之外，要在科索沃北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因此，我们敦促该省当局下定决心，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在布鲁塞尔最高级别会议商定的结果。同样，我们认为必须严格遵守2013年《布鲁塞尔协定》，为来自科索沃的流离失所的塞族人自愿回返提供支持。

我们认为，有必要促使充分尊重离开原产地、流离失所的少数群体的人权，使他们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有这些权利。然而，我们对某些地

区持续发生的针对塞尔维亚科索沃公民的事件感到关切。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敦促采取适当措施来改变这一局势，并且预防以种族或宗教为由施加迫害和骚扰。此外，和解进程需要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工作组不断努力，查明冲突期间失踪人员的下落。我们欢迎6月份工作组会议取得的结果，各方在会上承诺要进一步交流具体案件信息，并且更经常地组织特别业务会议。关于文化和宗教遗产，我们重申各方必须携手共进，确保提供有效保护。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背景下，我们鼓励所有各方共同努力，采取能够增加人们对司法机构和法院的信任的切实步骤。因此，我们敦促它们加大力度，使将要负责调查在科索沃武装冲突中所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指控的专门分庭发挥职能，以此作为推进当事双方和解进程的又一步骤。

最后，我再次鼓励当事方加倍努力，充分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和2013年《布鲁塞尔协定》，在国际法框架内找到和平、公正和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

施瓦尔格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欢迎第一副总理达契奇和奇塔库大使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并感谢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

新西兰对秘书长报告（S/2016/666）和特代表塔宁的通报概述的科索沃政治局势的进展表示欢迎。我们尤其高兴地看到，继今年年初科索沃大会发生分裂事件之后，在政治参与的标准上作出了一些改进。我们期待科索沃未来的政治局势更加稳定，远离政治暴力，并且适当尊重政府民主机构及其法院和法官。

在政治幻想显然日益破灭的氛围中，尤其必须确保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科索沃的未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继续呼吁再接再厉，实现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在执行双方达成的协议方面能够取得更多进展，包括在能源、电信及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方

面。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将永为邻邦，而且都将从谋求和解与培养和平共处的习惯中受益。

我们欢迎欧洲联盟（欧盟），包括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作出努力，推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令人鼓舞的是，欧洲领导人仍重点支持实现科索沃的和解与该地区关系的正常化。将通过正视过去加强和解努力，以便人们能携手向前迈进。因此，我们欢迎在设立专门分庭审理欧盟特别调查工作队提交的案件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在欧盟特别是荷兰的支持下，法院今年将开始运作。

最后，我们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更灵活的做法把握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方式，同时铭记安理会必须处理的其他更紧迫重要问题。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再次向他保证，他在履行职责时将得到我们的支持。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大使芙罗拉·希塔库女士作了发言。

科索沃的未来及其区域一体化不再主要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而是在欧洲联盟主持下的政治对话框架内进行讨论。最近几个月在这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特别是在米特罗维察大桥开始施工后。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然而，这些进展是不够的。我们期望尽快兑现欧洲联盟主持下订立的协议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包括在建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方面，这是对话的关键内容。因此，我们紧急吁请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加大力度，以便在今后数月取得更多具体成果。尤其必须尽快恢复在政治层面的对话。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总体上仍是双方在通往融入欧洲的道路上各自取得进展的关键前提。7月4日举行的巴黎-巴尔干2016年峰会再次鼓励这种融入。

此外，仍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继续努力巩固科索沃的法治。这首先涉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已有机会欢迎科索沃总统迅速批准为在海牙设立专门分庭与荷兰政府签署的总部协议。这是个关键步骤。我们知道，科索沃当局努力使专门分庭的所有部门尽快开始运作，并对《马蒂报告》所述犯罪行为的责任人提起诉讼。我们鼓励它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行。

巩固法治还涉及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法国欢迎科索沃在这方面无条件承诺在当地和国际联盟层面打击达伊沙。我还要借此机会重申对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支持。该特派团日复一日地促进科索沃的法治和安全，欧洲联盟理事会刚刚延长了其任期。

法国也欢迎科索沃国内政坛的紧张局势自2月份总统选举以来相对缓解。建设一个独立、现代、民主国家也要求根据《宪法》的规定，在现有机制框架内开展政治舞台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和平与负责任对话。绝大多数科索沃公民憧憬的那种社会绝不容有暴力、仇恨言论及破坏合法当选议会议事工作的现象。因此，我们将继续以同样坚定的立场谴责这些现象，无论理由为何。我们也仍感到关切的是，侵害少数族裔群体成员及宗教和文化遗产的事件持续不断。

重要的是，科索沃当局应继续作出努力，支持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并推动建设一个和平与包容的社会。在与欧洲联盟的《稳定与结盟协定》框架内推行的改革正朝着这个方向向前推进。科索沃可以指望我们在这方面的鼎力支持。

最后，法国将继续支持科索沃当局为争取国际上对其国家的承认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重要步骤是，科索沃参加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获得该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柔道金牌。

最后，我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继续向科索沃当局逐步移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职

权，并希望审查安理会审查科索沃局势的周期，原因是在巩固科索沃各机构及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双边对话方面持续取得进展。我们的辩论似乎与这些鼓舞人心的最新情况脱节。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同在我之前发言的发言者一样，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并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弗罗拉·希塔库女士与会。

安全理事会非常清楚，在不损害其原则立场的情况下，西班牙始终准备建设性地支持符合我国立场并且能够造福于科索沃全国人民的措施和进程。在这方面，西班牙从一开始就支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在欧洲联盟协调下进行的高级别对话。我们认为，对话应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仍是一个优先事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在技术层面，而且尤其要在政治层面继续进行对话。至关重要的是执行迄今达成的协议，并且继续开展工作，共同寻求解决科索沃公民遇到的具体问题。

我们了解，相关选举周期等情况说明，最近几个月没有在该对话框架内举行高级别会议。然而，既然这些事件已经过去，现在便是当事各方果断拿出新的政治勇气恢复对话的时候。我们还了解，没有一个当事方对对话感到十分满意。这在情理当中，因为该进程仍是一项正在开展的工作。但是，不能否认自2013年4月该进程开始以来取得的进展。在政治层面上取得了进展，公民得到了具体利益。这应该足以证明各方有理由应该再次果断和真正致力于该进程。

此外，还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为同样的原因，拿出勇气和政治意愿来实现迄今所作出的各种承诺。在这方面，西班牙依然认为，建立塞族占多数的社区和市镇极为重要，必须成为优先事项。这对双方都很重要，也是科索沃族裔间实现真正和解

不可或缺的步骤。虽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遗憾的是，它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我要再次表示，西班牙全力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秘书长特别代表。我国充分认识到，目前特派团必须继续在科索沃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高度赞扬特别代表塔宁面对各种问题，优先重视和解问题，以及各族裔充分尊重人权、彼此和平共处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彻底解决起初在科索沃引起冲突的局势，就必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在所有自我定义的民主社会中，政治领袖和代表都需要发挥作用。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管理公共事务。他们必须成为和平共处的典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特别代表指出、而且秘书长的报告（S/2016/666）中着重指出与普里什蒂纳政治环境有所改进所相关的积极要素。然而，这条道路仍然很漫长。我们敦促所有政治行为体明确摒弃一切煽动性言论，不支持暴力或非法行为，并且以法律为武器，打击这种行为，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建立起负责任的范例。

我们也有责任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在我们定期辩论会上发言时，应该始终体现出建设性的精神，以期实现明确的和解，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不单单是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因此，必须经常组织并开展这些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马来西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国代表团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回到纽约，并感谢他们的发言。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的通报。

马来西亚祝贺塞尔维亚在最近大选之后组建新政府，并特别祝贺达契奇先生阁下再次获得任命。我们也祝贺科索沃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并在有史以来令人难忘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期间赢得第一枚金牌。

马来西亚为科索沃政治和经济局势得到改善感到鼓舞。科索沃政府执行改革措施之后，经济似乎稳步回升。我们呼吁科索沃领导人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鉴于科索沃希望加入欧洲联盟，这些改革尤其重要，以期促进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在政治方面，马来西亚在秘书长的报告（S/2016/666）中注意到，科索沃各方的暴力抗议的次数大为减少。这些抗议活动曾经是秘书长以往报告中重点阐述的内容。我们还欣见依照2013年15点《布鲁塞尔协定》，将塞尔维亚司法系统的法官、检察官和辅助人员融入科索沃系统。

我们敦促双方进一步加紧努力履行尚未兑现的《布鲁塞尔协定》所述承诺，本着对话与合作精神进行建设性互动。我们尤其希望看到在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政协会、能源和电信部门以及开放米特罗维察大桥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马来西亚赞扬科索沃政府继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行为。关于本报告所述期间出现的最新情况，我们欣见科索沃议会通过关于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法律。关于设在荷兰的科索沃问题专门分庭，我们注意到该分庭尚未开展业务，因为目前正在等待荷兰议会的批准。

马来西亚认为，关于减少召开安理会讨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会议的呼吁很有价值。我们也认为，科索沃局势不需要安理会给予目前这种程度的关注。我们还对安理会会议厅中就科索沃问题出现的非建设性意见交流感到关切，这有违和解、建设性接触和关系正常化的必要精神。

最后，我要和其他同事一道重申，我们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它继续在科索沃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我们还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发挥领导作用，以及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驻科索沃部队在确保科索沃和平、安全和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下午12时25分散会。